

清華

实验作品集

(上卷)

女
了。
安
沐
手
几
肉
皮
笑
还

实验作品集

(上卷)

清

潘军实验作品集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军实验作品集, 上、下卷/潘军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4

ISBN 7-5360-3271-4

I. 潘… II. 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824 号

潘军实验作品集

(上、下卷)

潘 军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75 印张 2 插页 530,000 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271-4

I·2723 (上、下卷) 定价: 3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行动者的归来（代序）

韩少功

那一年海南岛外来的移民潮汹涌，潘军因逃避某种压力而赤手空拳南来，与我在简陋的客舍抽着烟说话。我不得不为他今后的日子担忧。他比我年轻，是文坛上活跃的“先锋”之一，小说凌虚高蹈，玄奥多变，笔下常有半天才半疯癫的造句运动，虽与我的写作偏好不大一样，但诸多奇思妙想却也给我很多启发。我觉得他的智商远在我之上。

为了在海南扎下根来，他不得不弃文从商，并且以他的高智商很快有了后来“潘总”的气势和实力，每次与我见面，都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新构想，给我等渴望好生活的国民以极大鼓舞。他那眼睛一眨就计上心来的快速反应，还有各种草图、规划、批文上的严密逻辑，使我毫不怀疑又一位巨商即将诞生。此时的他，对八十年代的文学狂热已彻底告别了。与他同伙的马原有一次受邀去某大学谈文学与人生，事后立即引来他的震惊：“他居然还去干那号事！”其失望之态溢于言表。

使我有点意外的是，与他在岛上一别几年之后，他自己居然也重新干起了“那号事”，又有批量的小说新作再现于各种文学杂志。不知道现在的马原会不会也有失望之态加之于他。

但我相信，他这一次重返文学，一定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且与八十年代的故事肯定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绝大部分的文学写作不再具有暴力和厚利的含义，而只有清贫和寂寞的前景，越来越成为一种边缘化和个人化的活动。这种风险潘军不会不知道。他曾经选择过主潮，现在选择边缘；曾经走向社会，现在退守个人。也许他需要再一次从赤手空拳开始，再一次获得挑战自己的勇气。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问过潘军在商业上的实绩如何，因为我觉得无论大获全胜还是落荒而逃，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有文学才情的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社会实践的成功或失败都是文学的财富，都是个人精神成长最可宝贵的母血。因此我羡慕所有在生存前沿摸爬滚打过的作家。现在看得很清楚，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字越写越虚，越写越小，有时甚至成为自恋者的文字大小便失禁一类的欺世之举。而有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某些文字也越写越假，越写越浅，总是暴露出文匠们的“采访”痕迹和“史料”烙印，一堆堆人形塑料无法真正让读者动心。这当然与某些作家的体验积累已经逐步减压甚至完全告罄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多数作家们的名声会越来越大，但也越来越名不副实。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我常常以为作家有时放下写作而改换行当——包括从商从政从军从教历练一番都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上，我也越来越讨厌作家楼或文学院一类设施，越来越讨厌文人们扎堆卖嘴坐而论道的陋习。不久前，法国一本名为《行动者的归来》的书引起了知识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这本书反省1968年法国“红五月”运动以后的革命还俗，反省知识分子们在现代科层体制下日益远离社会的学院化和空心化状态，反

省知识生产在近亲繁殖和自我复制的危机，这当然与我眼下谈的潘军不是一个问题。而我此时联想起这一本书，是因为当过几年行动者的潘军眼下回来了，又给我们写作小说或散文了，人们有理由期待他给我们带来一些文学的新气象。也许他不仅仅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故事，还会带来他流浪飘泊之后的宁静和沉着，带来人生的大彻大悟——那是一切行动者最为可靠和最为丰厚的回报。

1999年11月于海口

目 录

(上卷·中短篇小说)

行动者的归来(代序)	韩少功 (1)
南方的情绪	(1)
蓝 堡	(45)
流动的沙滩	(84)
爱情岛	(123)
情感生活的短暂真空时期	(153)
三月一日	(185)
重 瞳	(219)
悬 念	(272)
陷 阱	(284)
那年春天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	(291)
白底黑斑蝴蝶	(299)
蓝堡市的撒谎艺术表演	(309)
寻找子谦先生	(319)
和陌生人喝酒	(330)
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	(341)

(下卷·长篇小说卷)

风	(1)
后 记	(364)

南方的情绪

我搁笔已久。没有写东西的一个原因是气候极端反常。现在在我所处的城市每日平均气温 38℃，二十四小时汪在汗里。专家们早就指出：由于太阳黑子……由于太平洋副高压……所以地球出现了温室效应所以天热。我不相信这些高谈阔论。我觉得问题的核心是太阳的堕落。这观点很朴素，因为我观察太阳已经整整三十年。它的堕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一丝不挂也不再能证明它的坦荡与赤诚了。

为了摆脱太阳的纠缠，我决定去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作一次微带冒险色彩的旅行。我蓄谋已久，也深知实施这一计划的难度。但这个计划仿佛一种宗教，放弃是不可能的。

眼下，我要到南方去。具体地说是去一个叫作蓝堡的地方。有位号称老板的人在那里等我。我推测那家伙是个胖子，五短身材但非常有钱。昨天夜里有一个女人把电话打到我家。

您不是想得到一个避暑的机会吗？

起初我以为是哪位朋友的恶作剧，但马上就觉得不对劲：

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电话号码因为电话总被窃听。

你是哪位？

我奉我们老板之命邀请先生来蓝堡作客，希望您明天就动身。您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电话到此断了。不像是故意挂断而是常见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中断。这桩事没有让我像接到一个绑票通知那样焦灼然而毕竟要引发我的思考。有人已注意我很久。可能是利用我抑或诱捕尔后谋杀我。报警是必要的但毫无理由。我的名义是去作客。我开始检查每一间屋子，发现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都安然无恙。这多少让我轻松了一点。我坐到沙发上抽起香烟，回味那个女人甜美的声音。我想这或许是件很好很实惠的事，有人花钱供我享受这至少说明我还有点名气。最让我愉快的是可以把这次行动纳入我那个理想计划，以此为起点应该说是最恰当不过。于是我坐到案前，准备写一篇叫作《南方的情绪》的小说。其实一个悲剧在这之前就拉开了序幕。

二

现在我来到火车站办理购票手续。我要争取软卧。我向朋友的父亲借了高级记者的证件。自从那年秋天发生软卧车厢谋财害命案后，软卧票受到了绝对控制，以维护软席的尊严和安全感。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凶手可能就属于拥有软席权的人。

我先去了客运计划室。一个过早谢顶的男人毫无表情地告诉我近三天内的软席票均已售完。我悻悻告退，暗暗为浪费一支万宝路后悔。车站历来是个杂乱无章人声鼎沸小偷驰骋的地方，我没有兴趣久呆。太阳此刻已经拔高，所有的人晃动着半

个脸打着各自的算盘。我走到斑马线一端，等一辆猩红色的大货车过去。一个穿T恤衫的青年款款朝我走来，他的右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似乎想掏出什么。此人我并不认识但直觉提醒我这个青年可能与我有关系。于是我对他微笑了一下，他的嘴角也牵动了：买票？我说是的。我说我急需一张去蓝堡的车票，当然最好是卧铺。我没有乘软席的奢望。去蓝堡？那人又笑了笑，露出粉红色的牙床。他把左拳松开，果然就有一张今晚去蓝堡的票并且是软席。我大喜过望，立刻点钱。我故意放慢点钱的速度，借机观察了车票的标记和公戳。不是伪造的。点清票款，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粘，像是刚摆弄过什么带黄油的机械。我说谢谢。他没说什么，骑上斑马线那端的一辆黑摩托走了。我再次检查了票面，找不出任何不信任的地方，就小心地放到上衣口袋里。列车18点10分从本站发出，也就是说今天的黄昏我将暂时从这个城市消失。城里最近一个时期正闹鼠疫，丧生的基本上是青年和儿童。这与气候对老年的惩罚构成了死亡的平衡。

去蓝堡？这么说我们可以聊上一阵子。你大概是个作家。

我很吃惊，不明白她怎么知道我的职业。我总不至于浅薄到向一个在火车上见面不过三分的陌生女子抖落家底的地步吧。我们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坐进了一个包厢。她是下铺我也是，这就十分容易面对面接触。她刚才一摘下草帽我就记住了她的相貌。她属于那种忧郁的美。这种女人有着喜怒无常的天性，善于怀疑和乱发感叹。这种女人不容易到手。不过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旅伴切切不可轻易放过，得设法同她聊聊，等她安顿好了坐定下来再找一个理由比如借水果刀什么的同她搭话。可是她先开了口。她很随便地说了那句话然后把垂到胸前的软

软乌发送到肩后然后平淡地看着我。

我说是的，我写小说。我想自己还有点名气，一些刊物在发表我小说的同时也刊登我的照片。

你不觉得南方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吗？你得先读读南方。

她似笑非笑。

我心里又大吃一惊。这个女人很神秘也很耐人寻味。

我在写《南方的情绪》。

这是个诗的题目。组诗。

我不是诗人。我也不会把这个题目捐给诗。

你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不大方。

现在她离开了，到外面的廊道上去欣赏窗外的景致。从我的位置只能看到她的背面。她的身材无疑是上乘的。她穿着印有暗花的白色套裙。是象牙那种白。胸罩的颜色是黑的短裤也是，还有黑色的长统丝袜和白凉鞋。这种黑白相间对比强烈的装束让我大长见识。她很会打扮，既轻而易举地盖压群芳又招引男人们注目。这是个黑白相间的精灵。

我一丝不苟地注意着她。这时候列车长在她边上停下，让她办理加票手续。她本来是硬卧。列车长是个看上去极其平庸的蠢货，好色自不必说。他大概希望她能说声谢谢，可她没说。她用找回来的零钱买了两罐可乐。她感觉到我已经到了她的身后，便递过来一罐。我们几乎同时将罐子拉开，两下漂亮的声响，所有的人都往这边看。我很自豪。一个高瘦的乘警慢慢垂下放在腰间的手。

我们坐下来开始评论外面的世界。我坐的位子同我的床铺方向一致，背对着车头，因此我始终感到这趟车是在飞速后退。我在想象一个叫作蓝堡的地方。如果不误点，明天子夜时

分我就到达了目的地。会有人去接站，可能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我心里顿了顿，觉得那个打电话的女人与面前这个谈吐不凡的女人可能是同一个人。她们的音色很相似，如果不经电话的过滤几乎一模一样。最有力的证据是她们都把蓝堡念成了南堡。再联系我们见面的情景就更为逻辑严密。给我打电话的女人显然对我了如指掌，而面前这个女人不但了解我的身份了解我的去向而且了解我的设想。她们从不同的角度从容地走进了我的小说，这部《南方的情绪》。我不能不感到惊奇。不动声色掩饰不了我内心的慌乱。我茫然观察窗外，天已变得幽蓝深远，只有一粒星星在不起眼的地方做案。列车呼啸着向后退去，宣告一个关于南方的寓言正在杜撰。

三

半夜里发生了一件事。

有人碰醒了我。实际上我不可能睡熟不过是进入了假寐状态。她睡到我的铺位上来并不嫌挤。不觉得热是因为空调的缘故。据列车长介绍，这节车皮刚挂仅跑过一个来回。当时列车长说烧这种空调系统的油特别难弄。她说最好半夜里别停掉，那样会很不舒服。她一直在提醒我进出别忘了关门，否则冷气会跑光。我们心平气和地吻着。我觉得她口腔里有股淡淡的青草味。她的身材十分匀称皮肤很细腻。我们侧卧着，我的右手放在她腰间并且开始用力。她干这事显然很在行而且耐性极好。她闭着眼这我能想象到。我还能想象到外面的过道有脚步声，是脚后跟提起来走动的那种声响，尽管夜间行车的声音空洞而单调，但并不妨碍我的感觉。她呢，自然比我先意识到什么将要发生，便利索地收拾停当接着“哗”地把门拉开。这意

外的举动让灯光和列车长同时抛了进来，后者险些栽倒。跟在后面的那个高瘦乘警倒退两步同时敏捷地把手往腰间一按。

很辛苦哇，车长。

不不，你们辛苦。

我很舒服。

看来这空调还不错……不过油快完了。

那么就把门打开好了。

她说完就睡到自己的铺上。空调在列车长一行离开后就关闭了。车厢内立刻闷热起来。以后这门就一直开着，灯光把我们一剖两半。我看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昏昏睡去，大概不久就睡熟了。很远的地方有一群狗在乱吠。

这一觉睡得很沉。好像过了几个世纪。我醒来时太阳已西斜。我伸了个懒腰打算到餐车去找点吃的。很快我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她的铺位移交给了一个光头汉子，正歪在上面啃一只羊头。他不时把手指上的油渍往脑门上揩，一副悠闲的样子。见我起来了，那人便瞟了我一眼。我不禁一怔：这家伙眼光竟是绿的！

我装出放松的样子提着毛巾牙刷摇摇晃晃地去了盥洗室。我又遇上了列车长。起来了？他很关心地问。我点点头。你应该先上厕所。我想这事用不着你瞎操心。我开始往牙刷上挤牙膏，突然觉得不对头。我的直肠压迫得非常厉害，肛门周围神经变得紧张。我赶紧把牙刷扔到一边，转身钻进厕所，刚蹲下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我又在想她了。那个神秘的女人径直介入我的生活然后又果断地退出，我认为都是有背景的。我回忆了与她相处的所有细节，觉得事件并不是因为她可能是个文学爱好者所以委身于作家这么简单。不能看作一次神奇的艳遇。她落落大方地走进

我的小说，凭借超人的机智和勇敢帮我杜撰情节以完成这部作品。可是她又中途退出不辞而别，那么关于她的故事在以后的章节里只能用省略的方式来表达了。这当然十分遗憾。

不。事情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我现在可以说是恍然大悟。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这是一个阴谋。有人设了圈套。他们掌握了我的全部材料并且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我的监视。于是两天前的深夜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叫老板的家伙邀请我去蓝堡作客。怕我刨根究底他们造成电话自然中断的假相来迷惑我。第二天我去买票，在我失望时竟有人向我退票。那个穿T恤衫的小伙子毕竟嫩了点，不作任何铺垫就完成了任务。他的右手始终不从裤袋里抽出来，分明是捏着一把手枪以防不测，否则他左手上不会有黄油味。这样，我顺利地按照他们指引的路线行动了。在这旅游旺季软席居然还空着本身就颇可疑。一对青年男女合宿一室是他们预先的安排。她原来与他们是一伙的！还有那个貌似憨厚的列车长，现在看来他可能是个小头目。他比较老练，借给那个女人办理补票手续之机向她下达任务：让她半夜里和我做爱以制造一起强奸案。她做了但没有喊。列车长看时候已到又没有动静就带着乘警来探听，这时她出乎意料地将门打开，导致了抓奸计划的流产。无疑，她已经成了叛逆分子。她知道不能再在这个狭窄的空间生存下来，于是趁着夜黑风高消失了……

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可能。

四

那汉子始终一语不发，仔细地啃着羊头。现在基本上啃尽了，因此他显得精神饱满。羊看来很小，它的颅骨不过拳头一

般大。颅骨的表面很粗糙，依稀可辨出血迹和经络，这是没有煮透的缘故。颅骨的右下方也就是靠近眉弓的地方有一个小指大小的黑洞，显然是枪眼。子弹是从正面射入的。那人满足了食欲便开始拔身体上的毛。凡是有毛的地方他都要触及。每拔一根他都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反覆地搓。他不再看我。但是他的一条粗壮的腿拦在门口，这使我的出入很费事。他并不道歉。

我想我应该点上香烟，去看看窗外。向前飞驰的景物我很陌生。田野很荒芜，连草也没有。这是一片灰色的田野。阳光藏在大山的背后。忽然有了一阵喧嚣。飞扬的尘幕后面一群汉子在追赶一只野兔。这些人一色的短腿但奔跑速度惊人。他们大声吆喝着进行这种司空见惯的围捕表演。那只野兔刚进入青春期，体格健壮以致看不出面部的豁唇。唇的颜色和处女们的乳头一样嫩红。它跑得很快很机灵，它的突围成功在即。就在这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光头汉子把羊头骨有力地向外抛去。接着我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响，空气里旋即有了腥味。

野兔的脑袋射向天空后才裂开，像一颗熟透的让人踩了一脚的蕃茄。皮毛变成了无数朵蒲公英飘动着，带血的脑浆呈伞形向四方泼撒。我的胃极不舒服，想去漱口再吃点冰凉的东西。我从那人的腿上跨过去，听见他干咳了一声。我并不想跑。我知道即使冲出这道门也无济于事。自从鬼使神差地离开家门我就没作别的思想准备。我觉得目前我的生命不会有危险，这些人会一帆风顺地把我挟持或者护送到蓝堡，交给一个叫老板的杂种。

我不想再添烦恼。我站在走道上，不同任何人交谈，默然注视着晃动的窗外。暮色弥漫开来，不久天地浑然一体，彻底暗了。荒原上滚动着两团磷光，那是一匹觅食的饿狼。磷光

的倾斜颤动说明它瘸了一条前腿。磷光拢近了，接着尖锐的金属声弧形掠过。这畜牲在用牙齿撬动车门。就这样反覆了几次，终于听到一声绝望的哀号。下一站是哪里？有人边嘀咕边活动手脚，嘴角停滞着灰色的睡意。他们都睡得很不错，哈欠让人羡慕。我侧身继续注意窗外，磷光消失了。看不见任何起伏的轮廓，荒原是冷寞的。列车仿佛大洋中的一条木船，以孤独作为品质。我觉得时候不早了，就看看表。可是不知从哪一刻起这只表停了。我估计了一个时刻，把指针拨到那儿后上弦。我发现秒针开始调头运行。我的手变得冰凉。

在这个漫长的夏夜，我徘徊在从荒原的腹部穿过的列车里，细细品尝着灵魂的错位。一条巨大的生满毛刺的粉红舌头正耷拉在我的喉部。

五

现在我得谈谈蓝堡。从地图上确定它的地理位置显然是徒劳的。这绝对不是因为它的小而在于它纯属虚构。这无疑是座城市。描绘一个城市的面貌对于小说家并非难事。城市的面貌说明不了城市的性质，承认印第安部落和德克萨斯午夜的牛仔也并不意味着纽约和里根的不真实。

子夜，列车正点抵达蓝堡。

月台上空空荡荡，除了两名一动不动的工作人员外没有第三个人。在挺拔的石柱上，悬挂着一个驴头，是新剁下的，颈项横断面还在滴血。这或许是蓝堡的城徽吧，我想。我提起皮箱平静地走下车来，列车长对我有分寸地微笑，然后吹了三声哨子。这哨音在夜间异常刺耳，天空顿时裂开了一条缝。分明是暗号。我走出站门发现广场上停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三匹马